

读《崔昭行贿事》有感

唐代李肇写的《国史补》有一篇短文题目为《崔昭行贿事》，内容如下：

裴佶(jí)常话：少时姑夫为朝官，有雅望。佶至宅看其姑，会其朝退，深叹曰：“崔昭何人，众口称美？此必行贿者也。如此安得不乱？”言未竟，阍(hūn)者(作者注：守门人)报寿州崔使君候谒。姑父怒呵阍者，将鞭之。良久，束带强出。须臾，命茶甚急，又命酒馔，又令秣马、饭仆。姑曰：“前何倨而后何恭也！”及入门，有得色，揖佶曰：“且憩学院中。”佶未下阶，出怀中一纸，乃昭赠官絁(shī,粗绸)千匹。

用白话文翻译一下，供读者参考。

裴佶曾说：少年时，姑父在朝中当官，很有点清高的声誉。

裴佶到他家看望姑母，正碰上姑父退朝回来，姑父深深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崔昭是什么人，人们异口

同声赞美他？这人一定是个行贿的家伙。像这样，国家怎么能够不乱呢？”话还没说完，守门人报告说寿州崔使君(崔昭)等候拜见。姑父愤怒地呵斥守门人，将要鞭打他。待了好大一阵，姑父换了衣服勉强出见。不一会儿，呼唤倒茶甚急，接着又让准备酒饭，又让喂崔昭的马，还招待崔昭的仆人吃饭。裴佶的姑母说：“先前那么傲慢，后来又为什么那样恭敬呢！”等到姑父进了家门，有得意的神色，客气地对裴佶说：“你暂且到书房里休息休息。”裴佶还没走下台阶，就见姑父急着从怀中掏出一张纸，原来是崔昭赠给姑父一千匹丝织品的礼单。

这篇文章写的是唐朝的事。姑父的名姓，作为侄子的裴佶没说出来，我们也无从查考。但此事应该是真的。你看，这位姑父开始对行贿的崔昭多么鄙视，何等气愤！你

听，他痛斥道：“如此安得不乱？”你看，他开始不屑接待崔昭，而且准备鞭打守门人。可是，他经过很短时间的思想斗争，就接见了崔昭。当崔昭给他行贿千匹丝织品后，他的态度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连他的妻子都觉得“前倨后恭”。崔昭走后，他兴冲冲地走到卧室，见裴佶在场，就赶紧把他支开，想同老婆悄悄说说私房话。但他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，竟然等不到裴佶走下台阶，就迫不及待地掏出了受贿的那张礼单。这篇文章把封建官吏的丑恶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
现在我要说的是，裴佶的姑父如此表现，在封建社会里是司空见惯的。那么，今天的社会里又怎么样呢？

大家都知道，行贿受贿都是无耻的，人们对此深恶痛绝。但停留在背后骂几句的人多，挺身而出与

之作斗争的人少。有些人也在痛骂不正之风，但当这种风吹到他身上时，他却不去拒之于门外，而是欣欣然半推半就，不久也便同流合污了。

更有甚者，他们竟然在神圣而庄严的大厅里，或在千万人收视的网络中，声色俱厉地痛斥贪污腐败；而在私下里的所作所为，却比裴佶姑父更加寡廉鲜耻，令人作呕。

这样的人估计不会看我写的这类文章；即使看到了，他们也只会嗤笑作者的幼稚与愚蠢。但我敢定：他们绝无胆量照照“姑父”这面镜子。

文/李淑章



有些古建筑的柱子为什么是歪的？

我们在参观古建时，经常会发现有些柱子上下并不等粗，甚至整个是歪斜的，屋檐也呈现中间低、两边高的形态，可千万别以为这是由于年久失修或者建筑师的水平不足所致。相反，它是故意为之的，这种造法的专业术语叫做“收分”“侧脚”和“生起”。

“收分”又称“收溜”“收杀”，是指古建筑立柱自下而上均匀收细的工艺，打造出下粗上细的柱身形态，区别于上下等粗的直柱，这种设计也常被称作“杀棱柱”。在宋代的《营造法式》中，明确规定了柱子收分的具体做法：首先，将柱子总长分为三份，只对上部三分之一进行“卷杀”(弧形砍削)，使柱顶直径比栌(lú)斗(柱上大斗)每边各收小四分，形成优雅的梭形曲线。最后，还会将柱头处理成覆盆状，使之与栌斗能更紧密地贴合。

这种构造首先具备极强的结构价值，能够压低立柱重心，让整根柱子承重更稳固，不易弯折倾覆，同时柱头收窄的设计，也更适配斗拱、阑额的榫卯咬合，让木构拼接更顺滑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能矫正人的视觉错觉，高大笔直的立柱



山西晋祠圣母殿为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宋代木构建筑代表作之一，有显著的侧脚和生起。

会让人肉眼产生柱头外鼓、建筑松散的观感，而适度收分的柱身，能让建筑整体看起来挺拔端正、沉稳大气。唐代盛行的梭柱，便是收分与柱头圆弧卷杀结合的经典产物。

柱脚微微向外伸出，使柱整体向建筑内侧倾斜，称作“侧脚”，像人张开双腿侧站。《营造法式》中记载：“凡立柱，并令柱首微收向内，柱脚微出向外，谓之侧脚。每屋正面(谓柱首东西相向者)，随柱之长，每一尺即侧脚一分；若侧面(谓柱首南北相向着)，每一尺即侧脚八厘。”(古制一尺=十寸，一分、八厘为营造度量)。

在古代无金属铆钉、全靠榫卯拉结的木构体系中，侧脚的使用可以形成房屋梁架框架底盘略大、柱

顶盘略小的形式，在承受铺作和屋顶重量时形成向内挤压的力，使得梁架结构更稳定，避免木架松散、房屋倾覆，是古代高层木构、大型殿堂稳固抗震的核心手段，同时也进一步修正了建筑立面的视觉偏差。

唐代开始，建筑中出现檐柱生起的做法，宋代建筑则广泛采用，这也是宋式建筑的重要特点。与收分、侧脚聚焦立柱本体不同，生起着眼于建筑整体檐线的营造技艺。工匠将建筑正立面的一排檐柱设置为中间开间立柱最矮，向左右两端逐间依次加高，越靠近屋角柱身越高，最终让原本平直的檐口底线形成中间平缓、两端微微上翘的柔和弧线。

生起不仅能够增加建筑的稳

定性，还能使建筑的檐口呈现出柔和优美的曲线。同时，翘起的檐角优化了屋面排水路径，引导雨水向檐口中部回落，有效减少檐角积水、腐朽的问题，兼顾了美学价值与实用功能。

唐宋时期是这三项技艺的发展和巅峰阶段，佛光寺、南禅寺等传世古建，均采用大比例的收分与侧脚，生起形制自由舒展，造就了唐代建筑雄浑开阔、舒展大气的独特风貌。北宋《营造法式》将收分、侧脚、生起全部纳入官方标准化体系，明确了精准的营造参数，让民间与官式营建皆有规可循。

宋以后，三项技法逐步走向简化衰落。明代中后期，木构构架持续革新，大额枋、穿插枋等横向拉结构件不断完善，原本依靠收分、侧脚实现的稳固效果，被新式构件完全替代，三项技法的结构价值彻底弱化。到了清代，官方审美转向方正肃穆、规整对称，平直立柱、规整檐口成为官式建筑主流，仅留存微乎其微、肉眼难辨的收分，而侧脚与生起基本从皇家官式建筑中退场，只在南方民间乡土古建中零星传承。

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